

蘇州文獻叢書 第一輯

吳郡文編

三

【清】顧 沔 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淮阴师院图书馆1449267

1449267

吳柳文編卷之十三

長洲顧沅湘舟輯

學校目

滙龍潭記

明徐學謨

嘉定縣學新渠記

元王衡

重濬學前二渠記

元王善健

興學記

元薛元德

學田記

元周鳴鳳

清廉書院記

明許自俊

當湖書院記

明杜念曾

東陽義塾記

元鄧文原

大陽廟重修義塾記

明王直

大學田壘記

明甘元雋

志練川明德書院緣起

常志道

新建明德書院記

明韓俊

寶山縣學宮記

元張士堅

崇明州遷建儒學記

明徐有貞

崇明縣修廟學記

王積

崇明縣新建儒學碑記

王鶴齡

重修儒學碑記

本朝張文英

又

許惟敬

張世友

滙龍潭記

徐學謨

嘉定學宮之陽新濬滙龍潭成諸髦士既相與歌泮水之詩以勞邑令熊侯而學諭王君廷舉偕其僚孔君銘圖石其工之始末以詔來茲而丐余為之記於乎地以人靈事因晦會文明之啟所從來詎朝夕故哉始國家肇建吳中諸學而我嘉獨稱雄槩其明堂間敞可容萬馬異時風氣翔洽士以一經登雋者屢掇巍科何其蒸蒸盛也逮嘉靖初術士妄言神宮在前凌壓文廟則增築土山為之障自土山作既而歲奏解額率寢以縮矣夫嘉固土重之邑也宜以水克而乃用土益土譬之人身馬肌豐而榮衛不調能無臃腫之患乎且城之四門吞吐潮汐而中無所繕令其驟盈驟涸則何以儲靈氣而宣文也科名之不振

瑞光圖

疑以此決其障而益之浸學其可興乎余蓋聞之華亭張叟云張叟者故非形家而其言則形家之上理也余時方困公車亟以其言布諸在位而在位者頗駭其無當輒以民勞為辭卒莫之應暨余起家登朝藉駁歷中外者垂四十年而老歸其鄉周睇學宮則儼然如故而向來科第亦復蘄蘄屬也余乃慨然歎曰語云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而後有非常之功所謂四十年間循良之軌蔚相望也豈無一人足肩魯僖之任者乃今始見熊侯熊侯以丙戌冬來蒞吾邑雍和恬穆克宜其民為之二年舉命徹諸髦士因以前議為請熊侯僑然決策曰喜是在有司直一舉手之勞耳古者養賢以及萬民賢者民之麗也闢賢閨以開民麗其何繁言之足譬會歲薦饑疏

鑿之費帑無所出則白之當道願裒諸生膏畧之羨而鳩工焉而以經營之役悉付之主薄高采而學諭君繼至更矢謀殞力日贊熊侯以相厥成蓋經始于戊子之春以其秋告終事凡誠存故業離列台文畚鍤所經彌望如滌培塿之積蕩為洪波縱橫匝圍方廣可二百餘丈又以迤南之水箭激而北來非正巽方也則從其閨而東之迂延數武穴其垣而穿其坎贊之堅石而闔之門一如故關之制復樓其上樓鐘簾以節晨昏而下合震澤吳淞之水蜿蜒迤邐而納之明堂萬派宗流洸洋一碧恍乎薄日月而撼烟濤是神物之所由興也故命之曰滙龍潭而閨之名亦曰滙龍識變化也士猶龍也倏而淵潛倏而天飛其

瑞光圖

在茲乎宜潭成而熊侯樂之也昔泮宮之作說者謂僖公不過因魯宮之舊一新之耳非有創始締造之勞而魯人思樂之至寄其情于芹藻之微而挹其聲容于和鸞旛旂之外若是乎眷眷而不能自己者何哉固知弦誦之宮非常人之所以有事而興學育才則自古難之矣乃熊侯用民之力于凋瘵之餘而役不告病舉墜典于數十年逡巡顧情之後而意無他阻此必有陰牖其衷而默昌其運者天之所至人亦至焉視魯僖不益有光哉矧其色美之和敬慎之則千載之下不謬而同然則斯潭之作固匪直以榮名富貴豔人也非思樂之亦儀刑之秉龍德以善世是在諸髦士詩曰克廣德心其是之謂與

嘉定縣學新集記

王衡

嘉定縣學宮南數步故野奴橫瀝二水匯焉橫瀝自南而北環其左野奴涇從西會之自築土山而南面不見西流與左不相顧而科第亦浸不如前華亭鄉進士王君博學工文章兼通形

家言辛丑來署學事集諸髦士校藝已出而四顧歎曰非其文之罪也具呈邑侯韓公請稍徙屋廬之直河道者于山北別疏

新渠回抱以西而公憤其徙居之費諷某日以畚鍤來幾日而

輒工屬余記歲月余不敏于形家言贈如也獨念古者青烏說未興先王設膠庠之制以敷教流化取足行禮其中已矣奚以辟雖頫宮為哉說者曰水旋邱以節觀者天子之水圓如璧諸侯半之也予竊以為學校蓄才正如井之蓄泉井不泉而泥則

瑞光書

亦不能以枯槁無用之學術鎮置疏穢斯已明矣倘有術于此使其君子早為天下用不至槁首黃馘私其衡泌之樂而邑之父子兄弟習見其利而趨之機心悍氣不繩督而自化疑之慈惠之長忠信之師所樂與鼓舞而作新者也吾姑忘歲月于石俟嘉之科第益振民風士習漸還馴雅而後頃郡兩君子之功焉

已矣井實有泉而莫繕之或幕之井渫不食則行道之人惻焉天下事類相感氣相召可盡謂水之通塞無關於人才耶獨惟以王君之才品豈不能如蘇湖先生故事以實學實行教弟子而沾沾科目為即言而驗見謂所收者末而愚謂科目之與書升鵠召非有二也天生才無方隨世所趨尚而靈氣儲于其間當今之世業無所求飯牛版築之朋所以勵世磨鈍者惟是途使一不振則倦倦則業徒而日下所以鼓之舞之使之不倦者天與人恭焉吾郡七縣中嘉定風氣沉厚喜惡雜其君子務讀書行義慨然以古人為師而其小人則嚚而善訟往往舞其刀筆以抒文固二十年以來科第落落吾目所見讀書行義之士漸老且倦矣而嚚而善訟者其氣方張使蘇湖先生當此時其

重濬學前二渠記

王善繼

予以歲辛丑來署嘉定學教事始至進諸生而試之其文雖不盡雅馴然多卓然各吐其中之所欲言不以勸襲相眩欺已而漸得其為人又覆從其賢士大夫游然後知其敦篤簡遠學古而深識蓋他郡邑之所希也然而庚子之秋辛丑之春乃無一人雋者予固心疑之藝文之暇相與登覽而歎息則有言于坐者曰先生亦知其故乎是殆人事與氣數參半焉邑之出而仕于時者皆能有樹立顧獨其文不善于爭時何歟邑雖瀕海不多受江湖之水所仰松江一線然時塞時通隆慶中巡撫海公曾一疏之時則相繼登用為名公卿者蓋數人焉頃年再疏之而反以塞則邑之人或進而前却或擴不見收此皆可以覆驗

瑞光圖

也度此水不終塞亦不能通豈非氣數致然哉則又有言者曰是固然矣而莫可如何請以所聞知言其近而易明者可乎因指謂予曰學宮之前數十步有野奴汙東南趨于橫瀝會合如襟左右分流環抱昔之建學育才蓋取諸此國朝仍之天順間邑宰龍公惡佛氏之宮之壓也始築土山以障之而橫瀝中沮若折而西反跳而南野奴之自西來者又為居人所湮不復與橫瀝通矣其後數十年而寺徒議者曰嘉定土勝于水乃復積土成丘以益之勝耶今前可無障非盡第之不可顧其土厚不給于力則僅鑿山之北趾瀝為潭雖稍廣而山因益高終不能使二水之合也風氣渙而不聚人文鬱而不宣其在斯歟先生其勿斬焉曰文則弗工于求而地是尤不墮圖之將復

瑞光圖

如武王所以定天保依天室之意蓋古之人其聰明絕異既以周覽形勢而終決之于鬼神如此然亦可以見地形之說雖聖賢有不得而廢者矣今世士大夫或漫不知省或曾以徼福于俗師之目則皆非也予與諸生第為其可知者以俟之將必有默移于冥冥之中者他日相與誦韓侯造士之功不以其所不可知而咈于衆之所同欲得使後之繼今苟可以振起而鼓舞之必如韓侯然後可以求多于士士亦最之哉毋徒以不可知者自謗而已

附錄書回

興學記

薛元德

為一鄉善士使觀感而興于行思之愈久而不忘者非其德所施者博深所及者深不能也豈惟發一善行一善歸美于鄉之一時而已哉嘉定自宗始創學宮旧有田租歲入養士不繼邑士東祁王先生子昭惧鄉校廢弛无以作育善類遂捐己田二十七頃六十七畝有奇歲取租米一千一百一十餘石創義塾以教鄉校子弟志未遂而疾作臨終囑子弟潤以是田歸于享時間六十餘載未能勒石以紀其績吾黨之士与鄉間子弟令至元二十五年也由是學廩先生講席者歲不乏人迨今成材者衆鄉人咸思先生之德而不忘也至正丁亥歲予叨教于茲一日郡士請謂曰吾鄉先輩東祁王先生為一鄉善士以田歸于享迨今六十餘載未能勒石以紀其績吾黨之士与鄉間子弟令

附錄書回

日獲飽食而知教朝夕游歌于斯者誰之賜欽額未作文紀績以勸將來予衆請之篤于義而勉為記曰古聖王設庠序學校之教自鄉行國而子自謂通達天下其要本明于人倫厚風俗復乎民生本然之善性故也歷代相承治教雖有興替而人心天理未嘗泯也先生篤意鄉校捐己田以养育群材倡于前而後人繼之者衆迨念思之而不能忘復請勒石以紀其績信乎人心天理人心之不可泯也若此而古聖王之教其興感乎人心者為何如也視世之有務聚斂而致富者不事詩書惟知奉己以私于子孫鮮克保厥終者良可哀也孟子云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猶今以往聞先王之風而興起者世必有其人則鄉校日興善士日盛未易量也先生名子昭東祁其号也尚志不群萬

學好義鄉稱善士省府間知堂辟為吳郡學道祠官典舉有声

子二人長應龍字剛伯次應祁字習伯一時俱以文學陞上庠

鄉人崇之世族皆盛于宋今能繼其傳而後者曾孫晉進道其

字也至正九年七月教授永嘉薛元德記

附錄書目

學田記

周鳴鳳

蘇之嘉定去郡城百四十里東瀕于海其野衍沃而亢鄉聚以
鎮名十有六曰南湖曰婁塘曰羅店曰大塲曰江灣曰高橋曰
月浦曰真如曰安亭曰廣福曰黃渡曰紀廟曰外岡曰葛隆曰
楊行曰徐行水陸之會商賈薦集俗重貨而知學者或鮮然其
人醉樓易擾昆陽李侯貢坤為令之二年時和政通方黜邪崇
正為急會督學御史間人公移檄興學侯益虔不懈乃修文廟
修儒學既如制乃悉毀其淫祠及廢寺院凡若干處于是縣之
城建四門小學一建忠孝貞烈思賢之祠凡三于是十六鎮悉
建有小學措畫自候不屢公帑率作省成溢有贏羨乃惟瞻學
必求永圖乃下令諸鎮平賈易民田凡七百七十有一畝又按
籍規諸隙地可列肆者為屋凡三百三十楹歲田租之入得米
一千二百三十有三斛率四十斛輸十金償金以兩計者二百
六十四乃真其錄為學戶以書揭之別而復之歲取其什一以
共公賦會其入總之五百七十二兩有贏歸之儒學者二十之
七餘以頤之小學則有差鎮簡生員一人教之大鎮益教讀二
人次一人乃四門小學則學官一人蒞攝之而諸鎮咸稟約束
月稽其緒三閱月巡問而比其情勤達之縣而更置之而勸懲
行焉凡學司田一人執其總司簿二人贊之逆會以待飲射以
待祀饗以待饗餼以待牘筆以待齋贊以待昏冠以待艱阨以
待喪紀歲終振其餘財積三歲又振而斂之以待工事縣受紀
叅互以考其成是役也經始于嘉靖乙未十月明年八月訖工

侯清介悃愞以治行孚于上官始事咸可其議至是益嘉之督

學公特令勒石學宮余聞之朱子小學教之以事大學教之以禮蓋言以其漸也故考校之法必九年而大成世降教弛士業陵節未知方甲書計之物而遽進之輿論禮樂而斂才眎化之意微矣又何賴焉我國家社學之制倣之庠序府州縣學足擬列國猶有先王之遺風焉而不講久焉苟且簿書常塵不繼未聞有贍學如侯者有之自侯始而實風勵之機也諸凡溝封間架詳在碑陰

清廉書院記

許自俊

康熙十有四年侯以進士出宰嘉定時海內用兵二東告遺嘉邑政煩賦重吏茲土者如東濕薪豪與猾夤緣為奸民在水火中望賢令如望父母公為理學名家素以三不負自矢甫下車立却千金節嚴一介專與民休養未期月勞者息寃者理煩者簡苛者除剔奸梳弊神若堯羊浦辱收仁懷馴雉農無寒泉之嘆士無入饗之吟邑以大治譽入驚鄭人誦漁陽歌莫北謠紛然雀起為數百年來所未有畊民日夕焚香告天曰公實生我俟三年有成當使黃金賤如土矣守正不阿與時相忤連及盜案落職自朝及野無不冤之畊民罷市巷哭者經旬萬姓號天遮公無路大中丞累疏伐代請公得失泊如不事請托終不可回父老相聚而泣曰自公撫我所省白折之濫汙歲以萬計所省河工之奇歛歲以萬計所省諸色之乾沒歲以萬計所省徵科之敲朴日以千計所省牙差之騷擾日以千計所省訟牒之羈縻日以千計至今孤不盡現鳥不夜啼蝗不入境鶲不入泮畢民臥貼席者兩歷春秋矣一旦聽我公去蕭然行李一棹烟波寥之民能不肝腸寸裂乎相與卜邑西南數武建院樹龍言石片以銘其恩萃當車赤子之心鏤空谷白駒之愛萬年俎豆四季蒸嘗將在斯矣夫澤及于民而祀之百代報功之典也德加于民而懷之三代直道之行也社賽樂公祠煙石相召伯甘棠經時勿剪羊公淚石隔世猶斑今畊數十萬家家有生位十八鎮鎮有私祠其為報功直道也多矣何必靈書褒美秩

宗請命哉竊有慨焉蘇文忠公謂韓昌黎之精誠可以開衡岳

之雲驅潮州之鱷而不能格皇甫鑄李逢吉之忌公之所能者天也公之所不能者神也夫天視天聽實惟下民公之得天者厚有陰德者必享大年有惠政者必膺後祿他日畧民鑒公之庇郊鶴野蘭森櫻芳瓦吹豳擊鼓荔丹蕉黃相與觴公于長生之宇下公亦應遙醉各天用拜手為記公諱隴其字稼書當湖入庚戌進士

當湖書院記

杜念曾

階梯書院

當湖清獻陸先生昭代鴻儒世所共推為理學名臣也余年弱冠讀先生經義及所著書竊想慕其人心嚮往焉顧以生不同時地非鄒魯末由親炙其休風常以為恨辛巳夏筮仕得嘉定嘉固禮樂名邦先生昔嘗宰斯邑令惠政遺愛彰彰在人耳目民感之不忘于城隍廟西立清廉書院以肖先生之像余自涖任後逢朔望必瞻拜但其地煩溷非所以安靈而示虔因欲移建之時未遑力亦不逮歲乙酉暮春稍積俸錢擇地于文廟之東偏即應奎書院舊址擴而新之閱三月而告成額曰當湖書院奉先生之像于中暇日即為課士地俾嘉邑多士彌深景仰而凡宦斯土者亦可以效則前型廉頑立懦豈第如羅池神廟之僅以黃蕉丹荔食民之報耶夫先生之靈久從祀廟廡原不藉下邑之專祀特以嘉民之感先生者深且遠非尋常去思所可比而余之企慕先生于二十前者一旦親承遺範奉為師資豈非厚幸哉至先生之品望理學詳載國史邑乘固無容縷述為也是院之成董其事者為文學汪子大猷實能經營終始云

階梯書院

東陽義塾記

鄧文原

嘉定錄吳為州俗以居積尚羸富幸歲豐收惟有司由征是急故往不暇以詩書弦誦為事沈氏居是州之依仁鄉家乘肇是五季以儒聞今忠翊之父仕宋尉安豐之霍丘欲倣古為家塾以訓鄉之子弟庶此俗尚有功也不幸費志以歿則囑其子武畧曰爾兄弟勿忘吾所為欲為者武畧又卒忠翊續承其父志兄之遺意乃卜地舍北周視亢爽為屋三間以象先聖燕居四寶配備修題敞庭登降嚴翼重門在其南中為方池成梁其上堂在燕居北不廊不踰朋習頤養悉此焉觀西有塾師之舍其東為庖西南屬于廡廡為齋四曰志道進孝觀善時習延礼訓導二人以佐塾師又設長是烹煮二人分大小父母以開教事

端裕書

買田千有餘畝在塾西畦有蔬廩有叢群聚所須靡不畢給經始延祐乙卯十二月閏七月落成有司狀其聞事以簡中書表其門曰義塾又八年為聖治壬戌忠翊令其友愈頤光走書京師謁余文為記余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閭則有門側之堂大夫士老歸子鄉曰父師少師以教其鄉之子弟春出東作則里胥隣長坐左右塾以知昏昕墮勤之節讀書力田道不相悖至秦發閣左之成而教始大壞然春秋距古未遠已有欲鄉殷校說享者宣王化陵夷固有漸歛吳自泰伯以私讓為國迄季札而遺風未泯吾夫子亦以習于礼許之及聘魯觀魯皆能因其音節審知興廢蓋前是風雅頌未有聞也若楚之于倚相左史三墳五典九丘八索晉韓起之于易象春秋當時他國諸邦鄉

大夫亦多未之見後世易詩書春秋之文盈四裔而末季萬好者益鮮豈常人之情忽常生于所易哉吳江魯可一苇航也序于聖門者惟子游一人而已又能以其所教之施武城而武城大治君子游之賢信自拔于流俗者士苟志于道不其異乎今世而正路之不由勿為小德細行為不傷己而屋漏之弗戒孟子論友自鄉而之國之天下又尚論古之人誦詩讀書而之人是則沈氏自霍丘以來建塾之意也霍丘號耀龍武畧號雷奮忠翊名文輝與其兄武畧俱以航海給餉道論功珎金荷千夫長而忠翊益恬于撫仕以上成先志且博度書結構其後自始

端裕書

建塾武畧之子鈞既窮其勞復揆地以益之蔡昇劉瑞張瑞亦相協厥成觀光名長孺好修之士也今為塾師云集賢直學士奉政大夫因子祭酒鄧文原記

大場鎮重修義塾記

王直

大場鎮在嘉定縣東南六十里元有義塾邑士沈文輝所建中為殿以祀先聖四配十哲侍焉其諸賢象則圖于廡之壁有堂有室以為師弟子講肄之所其制一啟縣庠而差小割田千畝收其租以供祭祀飲膳之費謂之義塾蓋當時所賜名而趙文敏公題其榜揭文安公為文勒之碑入國朝來田歸于有司師生無所仰給講肄遂廢迄今七十餘年殿堂門廡日入于壞會朝命下興社學民居有遠于郡縣學子弟無所受業者俾學於其中而大場鎮當有所建置于是里之士人沈軒以故義塾白于縣丞張鑑欲修葺之以教里中子弟而力有不逮時工部侍郎盧陵周公巡撫諸郡毅然以興學教人為務鑑乃為書請于

曉船圖回

公：為屬之邑令辰昭及丞俞觀等俾協力治之昭嘗為監察

御史亦篤意教事經營規畫市材命工修大成殿三間明倫堂五間兩廡各十二間儀門如堂之數以正統八年八月興工越月而落成壯麗宏偉煥然一新里中子弟將受教于此而頌周公之德與賢令丞之功不置鑑復與衆謀曰是役也非巡撫大人之力不至是嘉惠學者厚矣不可無記以示久遠乃因長洲縣學教諭蕭彥清求予為記古者二十五家為里；必有門之左右為塾里之仕而歸者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主其教歲功方興凡子弟皆出學傳農事則父師少師旦暮坐塾中教之以孝悌忠信恭敬遜讓歲事既畢則皆入學年十五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焉十八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其秀異者則以

次而進用之今家于是鎮者累百計非止于二十五為弟子者衆矣且其人多秀而喜文皆不以農為業頗得專志以讀書則學乎此者其成功當易于古人然予聞之師者教之本也塾既新矣將欲成賢才美風俗以稱修塾之意於師可不慎哉今縱不得致仕之老者亦必求夫德成行脩之士為之師使凡學者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以至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皆深究而力行積中而發外蔚乎其有文卓乎其有立始而為閭里之榮終而為邦家之光則於斯塾可無負矣初沈文輝之為此凡教養之資皆其所自出此義舉也故名曰義塾今猶為此名者周公以為興學以教人與人之勉于學皆理之所宜為不可緩也故云然；則為師弟子者其可佚居慢遊而已哉

曉船圖回

大小學田壘記

甘元雋

天下郡縣儒學各一制額也嘉定以十八學稱何合社學言之也社學小學教也近世廢弗講矣嘉靖乙未滇南李侯令邑之明年既學制未備何以作人于是度闡闡棄墟剏復社學扁曰四門小學其在鄉則于貿遷之聚曰鎮大小凡十六皆即老佛故宮洎遺塾改葺爲社學學署各設土穀祠附焉是時政成日暇候每閱蒞射講習又恐廩祿之恒未足經費社學又尤蔑所聯屬乃設措勸相得積置田總五頃六十畝爲學田旁闢壘四百零二舍爲學壘田取賦贏壘取餉直歲可得租易銀四百九十四兩有奇酌量分贍以佐厥費儒學宗會用廣其數爲兩一百六十八四門學師四人儀節多附爲兩八十其餘師三者皆二十四師二人者皆十七師一人者皆十差次畧定立司田司簿程約出入以逆折減沒于是春秋旦望饗射較賞以及遺老鄉約之會貧病婚葬之助咸取具焉古者疆井授田一夫百畝飲讀學藝給其中今多寡太分教罔攸寓是故有均田平賦之制以正經界古者壘有掌歛司聽表刑禁齊貨賄爰抑末游今聞鬻胥陵市無額察是故有叙地辨肆之令以明質劑二者概舉夫然後衆志克一而易與爲善贍學田壘因得集事于願願輸粟効之氓以修海內闢講之政蓋雖不必其法度盡古合所以維持牽制相觀相信俾知力本惇誼可以勸德興教則何古今異道耶此皆實學經緯心所獨得故規制詳而綱條整發慮遠而流澤長豈尋常補苴者可測見其微意哉侯名資坤字伯生別號愛翁

志練川明德書院緣起

管志道

嘉定舊有練川書院不知廢自何年萬歷己亥淄川名進士晶宇韓侯來宰是邦侯學先有所受于李聘君少涯先生一握符既然以明德作人爲已任屬法弛俗敝之餘日惟剔奸蠹撫害善良是急雖循誘士正學而大振未遑也歷再考政化旁洽歲亦連稔侯曰既富方穀此其時矣會新安鄉進士李君之彥來掌學政而司訓武君光宸丁君鳴時厥志俱協侯與諮詢復舊院而故趾無可尋者過郡以諗不佞曰舍其舊而新是圖可乎余曰可哉雖然書院之興非古也自有宋南渡後鉅儒倡道始也而唯紫陽夫子之白鹿洞爲最著當時蓋以學政溫觴徒習升散之文而不講于明德親民之道故另開一院以敷正學翊世名賢多產其中其有功于國運豈淺然自此學校之重移而庶人得張作師之道統正作君之治統矣入國朝我聖祖寔握君師之統以三重王天下而儒者猶沿其說泰州有王氏者侈謂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世以一布衣跨堯舜湯文而上之名雖推崇孔學而寔起狂儒藐視時王之心是烏可以爲訓愚故闡周易群龍無首之旨及中庸爲下不倍之脉以匡之而愧德薄力微莫之與也賢侯欲振士風乎則願先稽其敝矣侯曰謂何余曰仲尼祖堯舜而憲文武事不本于憲章不叛也可學宮原有射圃令文士兼修武略盍舉其廢而以講德之堂麗之侯以爲然歸而得地于泮池之震隅計九餘畝立講堂五間額其額曰明德書院左擬設齋居十餘楹後爲厨

房以便遠近生儒寢食右立射圃亭三楹其可立五十步外

以待士之習射觀德者工猶未竣而司馬曹郎之擢報至矣茲舉也

郭君惟卿葉君有華興有勞焉皆一時之良也其本末在別記中茲不贅侯雅意欲俟落成之日弓旌海內耆儒之富于道者

偕學博闡正學于其中以行促不竟厥志則借不佞為郭隗以先之余患下堂之傷且四月匪扶掖則寸步不能自舉念侯

作人意盛不辭跋曳而往赴之師儒盤桓數日雖淺陋無所發明而士亦浸々有向上者其僚若潘拱極宣嘉士叢一檢鄭

胤驥汪允貞李流芳李繩之陳瑞徵唐正雅戴光裕浦居敬姚

學易龔方中周子德殷世德殷懋新趙世熙唐景南時懋順嚴

階粉書回

有功陳隆會夏時中韓應解朱介之嚴從謙李宜之孫元化周之謨莘皆侯所遇以國士者也張侯戒行有日一傳衆咻之虞與一暴十寒之患且交焉又慮繼侯者之不皆如侯繼三廣文者之不皆如李如武如丁則練川書院之覆轍可為殷鑒請余存一言以開之余曰人心孰無明德哉諸士子殆不必慮韓侯與三廣文之難繼患身無弘毅任道之寔如三省之曾子焉但得士心之明德常明則賢侯所建之明德書院百世不朽可也吾老矣無能為多士耳目耳目自有能者或者留此未遽朝露之身待諸子之初發心者作證明而亦未卜針芥之果投與否姑留孟夫子一案以備參求焉曰夫道若大路然歸而求之有餘師

新建明德書院記

韓浚

粵自生民伊始神聖代興道脈如綱心源若汲精一執中緝熙一貫泝洄流千古同一揆也大學以明新究厥正而始于格致

極乎均平其于覽世犧然益章國朝制科掄才首以大學立義鴻儒耆德後先鶴起而俗儒沈于槧鉛捷于徑竇級椒蘭工鑾輶甚者侈譚功利恥譚性命所學何事即以梯榮媒進方夫

閑然日新戒慎恐惧之學枘鑿不相入也噫所由來遠矣余有總角受書資不及中人然有疑必思之必求合諸日用其于夫

子称入孝出弟子興氏称乍見躊躇則尤默勘默提服膺弗失然私不敢以語人後得從太山少崖李先生游預聞陽明良知

之旨則憬若有悟惟時二三弟兄及同志相與泣慮滌心以誠

階粉書回

正相靡切未幾余受命令畧斯有民社矣夫畧吳名邑也文章經術掩縕東南其士君子非砥行表坊修姱然之節則深微闡闡擗不朽之詞概諸明德寔斌焉顧有濱海諸氓聲教未漸嚚然好訐負氣而寡恩甚者父子攜于庭兄弟鬭于牆一旦令夕申不為衰止昔彥方敦行爭者息于望廬同氣訟田延壽為之閉啓此詎可令二君子見也四封不治誰執其咎歲甲辰屬有天幸雨暘若稼穡登襦袴興謡袴荷無警退而賦羔羊之什因窃念曰凡民既富方穀顧安得中國而授弟子室乎因訪故老謂舊有書院廢久矣于是選地學之東偏延袤百武乃諸生李繩之業也本在雅意慕古樂觀厥成余迺出俸糈充財用誠日舉役再閱月而告成署曰明德中構堂六楹扁曰春風以為

講所左肆室右射圃啟以重門縹以周垣而延東溟管先生主
盟焉先生故從天台耿先生游龍德獲藏幾三十年余生也晚

不及見天台先生然覩先生溫兮若玉兌兮若谷漱靜淵深蓋
乎其不可量天籟自鳴嘈囁斐亹一發越于六經而根本于孝

弟至沒不磷不淄余輒慨然憶余少崖李先生蓋異地同源已

夫不學不慮靈機自融得生失死真明不蝕故知稱良焉知而

止之則為至善究而極于真三才却萬象明德本末無加毫末

昧而離之則為自欺圮族患得靡所不止至矣善利懸于毫髮

舜蹠判于霄淵可不畏哉在昔濂洛諸賢率能以道作人故睢

陽石鼓濂溪白鹿于今為烈陽明德配往詰而勛伐軼之令吾

練川人士挺然振振拔一洗俗染動摹古人推良知于見端濬

孺宗書記

真性于孩提凜欺憮于指視貞定力于窮通由一察以會大全
因擬議以成變化即堯舜以來聖賢之統非異人任也相悅以
解相觀而善孰育自居闔閭有甘匪德而視向者罵然負氣之
倫又奚啻淄垢之寃澆而榛棘之不可與寢處哉客有謂余曰
習俗移人賢者不覺也下士聞道大笑之彼謂惡用是皎皎者
為矣樹而懾之恐笑者寔繁而趨而赴之不勝寡也余曰不然
良農不為水旱不畔良賈不為折闊不市夫士也無臧否短長
而貿之焉以終者下士也其躋弛放曠瑰意琦行言不必葉
動不必準繩若而皆才雋也辟猶驥也當其渥洼即奔軼自然
已而轡之笑之弗之勒之棧之見之而後調良称千里焉夫學
士之銜靡也且人非甚狂悖亦孰不知聖賢之榮寵而愚不肖

者之至辱極詬哉是役也倡正學興政教開正途發正覽駢
多士行將自陶自鑄自鼓自舞以明善復初之不暇而彼怙侈
作慝者且瞿然顧化矣即以方睢陽石鼓濂溪白鹿曷少遜也
豈其掇清談之遺矜標榜之目漫無寔際徒取名炫而已哉客
唯而退遂書而記之

寶山縣學宮記

王昶

太倉州之嘉定縣分為寶山城郭官署一時創造未暇立學也。趙君來知縣事慨然思有以建之會縣有歲役河夫適是時水不為患弛其力而取其直可以集事詢之士民稱便遂以其議上之報允君又出金為倡衆率私錢以助相地得城東南隅察院之故址而經始焉梓人亢材陶人搏埴攻金攻石刮摩設色之屬執藝持事登登合作自卯二月始至明年七月落成于是廟則禮殿兩廡三門六戟與夫崇聖之祠省牲之所學則講堂齋舍傑閣深池與夫校官之署庖廩之次莫不具舉邊豆有序鐘鼓在列春秋朔望率邑之弟子釋菜釋奠于斯登降俯仰雍雍肅士民咸驚嘆以為未有也。

瑞光書記

崇明州遷建儒學記

張士堅

崇明站海為州民社屋宇簡樸惟陋勤生而嗇力時號易治惟學宮未稱屢有改作弗良于閏並海砂積傾圯成巨浸州與市益徙以北官民居室廩庫有條有範德化震曉日加殷庶鳥達魯花赤唐兀台氏八里顧公知州程公世昌辛酉儒徐元昇朱彥等謀曰孔子之道復興萬世與古今遐迩所在有學我國家尊事之典視往代特甚窮鄉下邑猶有一畝之宮以備弦誦今州北遷真厥攸居獨廟學未有卜周吾守之不任某二三子所當用心也元鼎即捐地十畝元與者為基二邑割已俸貲遺木石材匠剗糲拉朽益新採堅學正任克明與朱彥等嘗相徑營之工始于至正十二年秋八月至冬十二月告成殿宇門廬

瑞光書記

雅合法政齋堂庵面聿恢舊規邊豆圖像丹臺聚本弗侈而章篆落之神人懽慶里人楊文驥來謁記故不可諱夫學校之設誠非若衣帛餧穀尤切于民生日用自天子至于庶人孰有不學而知不教而成者耶惄常之本風化之基漸磨倫使非日講于學民何從知之迺者四方多疊煙塵所襲賈袞羸乞丐浮骸之不暇其在承平時有司視學事為迂慢不加勵竭力致身之學素晦弗究故也二侯深惟治体之要爰州之人垂教于無窮長育材器以忠孝立節豈特鄉閭之賴為邦家之榮是所謂知所務矣乃作詩曰東海之墟生聚實繁沙鹵流移不遑永安比遷既寧民社攸暨維茲廟學風教所係二侯倡之和者躍此神奠廣居瞻企肅叟叔降有常淳肆有堂良士之願賢侯之

光振、二侯教養孔宜勒詩于石人則之賜進士及第承務郎翰林院修撰同知制誥至終國史院編修官張士堅撰

崇明縣修廟學記

徐有貞

成化紀元六年崇明縣脩廟學成乃秋八月上丁既釋奠于先師其教諭武平胡泰司訓餘姚李居義宜興王巖率諸生陸孟剛等具是始末來曰惟茲廟學之新寧今知縣事廣信汪君士達之績也願有記今天下惟崇明新建邦其治正海澨云沙也沙濱而土又焉土又而民散焉民衆而官興焉望社唐若游徼之鎮在宋方榷鹽之場時猶未入職方也乃自元及我朝始為州隸揚子江外今為縣隸蘆子嶺內縣視江外縣為重如數國民維鍵制海道其重視諸赤縣又加焉故雖一邑而常宿重兵守之地之重則守亦從而重然以沙塗之壤中海而居風濤之所齷挫誠之所詎跡廢有空時故自入職方以來僅二百年而城治之從者三矣城治後則學宮亦從而從焉蓋地主勢北高而南下故從而益北而是垂六十年而民安胥整之虞城守則可謂固矣而學宮則或成焉或毀焉成而毀之則易弱而成也則雖城治任在守令得自為也學校任在教官不得自為之之亦在守令爾但自洪武以來府令于財者歷數十政矣而其于城治于學校為之而能成之者惟前令永平王僉先威及士連丹蓋二君皆名進士也先威以才獻治行累遷郡守方伯至都憲自其去崇明後又更數政：厥事應追在由士連授之士達才獻治與先威槩同而學績加多其為之誠之不惟廟學而廟學其尤用心之至者也若大成殿若明倫堂造祠齋則因其故而葺焉者若戟門若靈星門若學宮之門若廡廊則

崇明縣修廟學記